



#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〔西〕拉斐尔·阿巴洛斯

南海出版公司



#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G R E M P O W

〔西〕拉斐尔·阿巴洛斯 著 谢蕙心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一个炼金术士/[西]阿巴洛斯著;谢蕙心译.  
-2版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11  
ISBN 978-7-5442-5281-2

I. ①最… II. ①阿…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西  
班牙-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803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204

GRIMPOW. EL CAMINO INVISIBLE

Copyright: © RAFAEL ÁBALOS, 2005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/o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, S.A.

Through c/o JIA-XI BOOKS CO.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###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[西班牙]拉斐尔·阿巴洛斯 著

谢蕙心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邵嘉瑜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金山 高梅彩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字 数 330千  
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2版  
印 次 2011年11月第2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281-2  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感 谢

我想向亲爱的朋友，荷西·安杰尔·莫哈雷斯和马诺里·坎柏伊·拉蒙，表达所有的感谢以及我对他们深厚的情感，也感谢罗莉与我用神奇的望远镜凝视星空、一同度过的难忘夜晚。书写这本小说的灵感，便来自于这个面向宇宙的阳台，我们称它为星辰瞭望台。

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费尔南多·戈梅斯·拉博德，我借重他伟大的绘画天分，撰诗以及绘出那张我时常幻想的中古艺术作品，也就是引起争论的无形道路的地图。

## 目 录

### 第一部 庞克敦修道院

1. 雪地上的尸体 2
2. 意外的访客 13
3. 一段故事和一则传奇 30
4. 化圆为方 46
5. 夜晚的惨叫 59
6. 星空之外 72
7. 炼金术士的黄金 86
8. 当太阳想引诱月亮的那天 100

### 第二部 圆环城堡

1. 吊刑人之树 110
2. 隐士的诅咒 124
3. 嗜血成性的强盗 132
4. 燃烧的康丘 146
5. 秘密的钥匙 163
6. 令人担忧的消息 170
7. 星辰中的魔法 177

- 8. 死神之牌 184
- 9. 长矛和剑 192
- 10. 比武皇后 200
- 11. 迟来的真相 212
- 12. 跛脚璜的旅店 218
- 13. 黑暗的声音 225
- 14. 橡木桶里的躲藏 232
- 15. 密封的房间 239
- 16. 时间与生命，时间与死亡 247
- 17. 堡垒的攻坚战 256

### 第三部 无形的道路

- 1. 影子和光线 266
- 2. 再次聚首 277
- 3. 行吟诗人的船 284
- 4. 最后几句话 290
- 5. 迷宫的一朵花 305



第一部

庞克敦修道院

## 2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### 1. 雪地上的尸体

白雪皑皑的山上浓雾弥漫，除了自己刚踩下的脚印，根本看不清前面更远的地方。直到被绊了一跤，摔得四脚着地，格林波才发现脚下的尸体。顿时，他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惊呆了，慌张地凝视死者那张好像正在熟睡的脸庞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口中吐着白雾，没命地朝木屋跑去，就像一头正被饥饿狼群追逐的鹿。

“你急什么？”杜里伯打开那扇被格林波发狂般敲打的门，劈头就问。

“那里有……有死人，就在那边！”气喘吁吁的格林波指着身后一片白茫茫的杉树林。

杜里伯的脸色骤然白了。

“孩子，你确定？”

格林波点点头，把刚才在山坡旁结冻的瀑布边射到的两只兔子搁在树墩上。

“等一下，我去拿剑。”杜里伯说着走向木屋，拿了毛皮大衣，把一向挂在门后的长剑插进腰带。

“走吧，格林波，带我去瞧瞧。”

两人瘦长的身影逐渐隐没于雾中，朝着遗骸所在的地方前进。

格林波左手持弓，身上背着满满一筒箭，飞快地向前走，好像随时准备射向任何一个晃动的影子。他沿着方才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走，心脏就像打鼓一般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奔跑过后，脚印是那么

清晰，他绝不可能搞错方向。只要走完这条两侧净是岩石和杉树的路，他们就到了。

“这里！”格林波远远瞥见半埋在雪地的人，大声喊道。

杜里伯停下脚步，站在男孩身旁。

“你留在这里。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乱动。”他命令道。

死者侧躺着，脸庞微微朝向有雾的天空，仿佛想在去世之前向星辰告别。他应该已年过六十，从身上的衣着和围在脖子下的厚重斗篷来看，他肯定是位贵族。杜里伯缓缓靠近，蹲在已逝的绅士旁，为他合上双眼。他的长发和眉毛垂着一条条状似钟乳石的微小冰柱，脸色微微泛蓝，干燥的嘴唇似乎浮现出一抹微笑。

“他全身都冻僵了。”杜里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检查尸体后，说道，“我没看到他身上有任何像是谋杀留下的伤口。他很可能是昨天夜里不小心离马太远，结果在浓雾中迷了路，寒气渗入血管，血液因此冻结。即使结局很不幸，我还是认为这样的死法算得上平静。”

杜里伯说着，瞥见男人的右手握得紧紧的，好像里面有什么宝贝，让他即使死去也想一起带走。杜里伯抓住男人僵硬的手腕，吃力地扳开每根手指，冰冻的掌心现出一颗质地光滑、杏仁般大小的圆石头。一移动或翻转石头，它怪异而模糊的颜色也随之改变。

“怎么了？”格林波好奇地问。

“你过来。”

格林波再次看看死者的脸孔，依旧觉得他不过是熟睡罢了。死亡也许只不过是一场恬静的长梦，他在看见小石头之前，心里这么想。

“这是什么石头？”

“这无疑是个护身符，直到断气，他一直握着它，想必很清楚：自己将灵魂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到了。”杜里伯回答，把护身符扔给格林波，“拿着。从今以后，这块石头将和你的命运紧紧相连。”

格林波飞快地接住石头，发现尽管山上十分寒冷，石头却还是

#### 4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温热的。

“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尴尬地问。他从来没听过杜里伯这么神秘地说话。

“如果这是个护身符，我猜它会保护你远离邪气，为你带来好运。”

“我已经有一个护身符了。”格林波回嘴。他翻开紧身短上衣，让朋友看看一只包着几把迷迭香的小麻布袋子，这是母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帮他系在脖子上的。

“好，那么现在你有两个护身符了！毒眼、诅咒或毒药都拿你没辙。不过，从这位贵族冻僵的脸来看，你最好还是小心地御寒。护身符显然无法保护他远离寒冷。”

格林波记得母亲曾说，他和十四世纪一起降临在世上，诞生的那天晚上，因满月而皎洁的天空预示他有个幸运的未来——将充满连她自己都不曾体验的幸福。他的手指在光滑的石头表面游移，涌起一股预感：这些预言即将开始实现。然而，他的内心深处却因这近似妄想的想象而沮丧不安。他以为，这种担忧是因为自己正和死亡面对面，而死者的尸体还一直在眼前。他虽然还年轻，却已不是第一次看见尸体。霍乱蔓延之时，乌尔邦地区的人们以令人张皇失措的速度死亡，他早已亲眼看过许多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小孩，如同已被损毁、漆黑悲惨的稻草人般，被堆在墓地入口。

同伴的声音让他从思绪中清醒过来。

“看看这些宝物！”难掩雀跃之情的杜里伯高声喊道。

他急忙脱下毛皮大衣，摊在雪地上，把刚才在尸体下找到的皮袋里的东西通通倒出来。有两把尺寸不一的短剑，镶在象牙剑柄上的蓝宝石和红宝石在正午微弱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大衣上还散落着数枚银币、几件饰品和一封以蜡封印的信。一只雕刻精美的小木盒中，一枚似乎是国王用来确认文件、签署信函的黄金印章正闪烁不已。

“你该不会想占有这些财物吧？”格林波问，眼前这些从未见过的精美珠宝，让他有点愣了。

杜里伯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。“你在说什么，格林波！我们可是游民和小偷啊！你难道忘了吗？”

“但我们不是掠夺死者财物的人。”男孩以一种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的肯定的口气反驳。

“哦，我的朋友！在身为流亡者和土匪的悲惨而漫长的生命中，老天爷从未赏赐我好东西，现在眼前摆着价值连城，而且压根儿不用担心丧命就能拥有的宝物，你却要我放弃！你疯了吗，孩子？”

格林波不停转动手心的石头，试图找出一些理由说服杜里伯。“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男人是谁、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来到山上。也许有人知道他的行程，很快就会找来。”

“昨夜下的雪应该掩盖了所有的行迹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“那他的马呢？”格林波仍在坚持。

“如果他真的骑了马，野狼会解决它的。”

“但它们总不会连缰绳和马鞍都一起吃掉吧。要是有人发现这些东西，我们就会被指控杀害了这位骑士，然后受尽酷刑而死。”格林波从未如此巨细靡遗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
“我倒没想到这点，”杜里伯搔搔头承认，“我们最好把财宝藏木屋附近，晚上再替这位绅士举行一场葬礼。好基督徒不应该让死者沦为野兽的食物。我们在保留他的财产之余，也应有所付出。这样一来，他的灵魂便能在上帝怀里安息，而我们的灵魂也将被洗去罪恶。”他边下结论，边在胸口画十字，活像一位刚讲完道的神甫。

“我们应该通知庞克敦修道院院长。”格林波下了结论。

杜里伯惊愕地转转眼珠。“庞克敦修道院院长？他可是从创世以来，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小偷！如果他看到这些财宝，我肯定，他会以每天在修道院为拯救死者的灵魂而进行弥撒与祈祷为条件，来交换宝物。”

## 6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

“但是，他能查明此人身份，并在修道院的教堂给予其所属阶层应有的葬礼。”格林波反驳，并小心措辞，以免辱没死者。

“那你可得确保，主教将因慷慨地埋葬这位贵族的遗体，而得到相当的报酬才行！”杜里伯讽刺道。

“这不关我们的事了。”格林波毅然决定。

杜里伯突然陷入沉默，格林波以为他已经让步了。

“谁会带着如此贵重的财宝，单独在深山旅行呢？”杜里伯终于喃喃地说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格林波问。

“他搞不好是几年前从圣地回来的十字军，身怀叛教者的财宝；或是一位试图忏悔的朝圣者，期盼能在随便哪一位使徒的圣骨前赎罪；要不就是一位被废的国王，携带所有能带走的财宝，逃离遥远的王国；或只是一名单纯的小偷，跟我们一样，故意装扮成贵族以逃脱犯下的滔天大罪。我想，他应该不是我们地区的领主。我从没见过这种短剑，剑身以最精纯的钢打造，象牙剑柄上还镶满美丽耀眼的宝石。”

“他好像带着一封信。”格林波指着以蜡封印的信。

杜里伯拿起信专注地检查，接着拿起黄金印章和信上的印记作比较。印章的图案是一条诡异的蛇咬着自己的尾巴，身躯围成一个圆圈，还被一堆难以理解的符号围绕。

“这是同一枚印章。”检查了一番金丝线的做工，他如此推断，“如果我们拆开这封信，也许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。”

杜里伯看着格林波，希望能在他眼中找到同样的好奇心。不过两个人都不识字。就在此刻，格林波感受到了手中那颗石头神秘的力量：石头宛如玩具般开始机械地转动。

“打开信。”他毫不迟疑地鼓励杜里伯。

杜里伯用小点的短剑弄裂蜡印。格林波从他的表情中猜出，他完全不知道信的内容。

“这些符号代表什么啊？”杜里伯喃喃道。

格林波请他把信交给自己。他一开始阅读，一连串文字骤然出现在脑海中。纸上一连串奇怪的符号，对他而言仿佛一点都不陌生。

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 
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 
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 𐌲𐌿𐌺𐌰

“天空中有影子和光线。阿多尔·比尔比肯。斯特拉斯堡。”格林波一口气念出来。他无法解释这些字是怎么从口中说出来的，同时，大量模糊而令人困惑的景象充斥了他的脑海。杜里伯一脸吃惊，怀疑地端详着他。

“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昏头昏脑的格林波回答，“我好像可以念出这种语言，却不需要真正懂得它，就好像我可以念出‘鸟’这个字或其他词，而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写一样。我觉得，是这颗奇怪的石头让我破解了这封信。”

这颗不寻常的矿石似乎在手中融化。全世界的知识好像变魔术一样，照亮格林波的脑海，他不禁猜想，已故骑士的灵魂会不会附在了自己身上？

骑士的头发和眉毛上的微小冰晶开始渗出小水滴，他的脸庞在瞬间转成玫瑰色，身体则像一个蜡娃娃被扔进火炉般，在他们眼前气化——骑士的尸体就这样消失了。

“该遭天打雷劈的小偷！如果这不是魔鬼的杰作，我就让别人把我吊在乌尔邦的吊刑人之树上！”大惊失色的杜里伯喊道。

格林波和他的朋友不同，对这件奇事反而一点都不惊讶。

“我想，这位绅士只是回到他来的地方而已。”他一脸凝重，“不过，他手里还握着石头，表示他不太确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。”

杜里伯迟钝地凝视着他。“那么，能让死人神奇地在空中蒸发的美妙地方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可是自从有了这块石头，有一股不可解释的力量，让我得以用你从未敢想象的角度来看每件事。”

“够了，格林波！停下！刚才这个男人的身体还在那里，现在竟然蒸发了！这显然是巫师和魔鬼一起玩的把戏！”杜里伯边说边在胸口画十字。

“这件事既不跟神，也不跟撒旦有关联。”虽然格林波不知道原因，却十分肯定。

“好吧，我、我可不打算在树林耽搁太久，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怕这个男人的鬼魂会砍了我的头挂在树上，让秃鹰啄食我的双眼，痛快地大吃一番！”

杜里伯匆匆处理方才撒在大衣上的财宝，把东西胡乱塞进死者的皮袋，准备离开。

“你从来不信鬼魂的，杜里伯！”格林波继续说，“而且我有预感，这位神秘的男人原本要完成一项他未能如期履行的重要任务。如果我们想保留他的财宝，就应该替他完成任务。”

杜里伯一脸难以置信，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想法：格林波握在手中的护身符，已经让他完全失去理智。

“所以他才选择在阴雨天，到偏僻的深山和死亡面对面，把财宝让给我们，再仿效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凭空消失吗？”杜里伯说道。

“也许他只是经过此地，也许他借道前往斯特拉斯堡，想把蜡印信中的信息告诉这位阿多尔·比尔比肯。”

“随你怎么想都行，”杜里伯反驳着，两眼如癞蛤蟆的眼睛般骨碌转动，“只有魔鬼、巫婆、巫师和招魂卜卦的人才有能力做到我们刚才看见的一幕。我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造成损失，不过，我宁可在树林尚未陷入夜晚的黑暗前，出发前往庞克敦修道院。我们去参加白天的最后一场弥撒，用大量圣水洗净身躯与灵魂。这是唯一

能避免这位死者——不管他是魔术师、巫师，还是什么人物——在九泉之下运用妖术，在我们身上玩把戏的方法。”

“你迷信的程度和贪吃的不相上下。”格林波扑哧一笑，“不过我并不认为，这位慷慨地把财宝留给我们的死者会想报复。而且，我们对他做了什么坏事吗？我们甚至想替他在庞克敦修道院的祭坛举行一场基督徒的葬礼呢。”

杜里伯皱起眉。“我同意，这块石头赋予了你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就如你弓上的箭一样千真万确。然而我担心，这位绅士的诅咒将像纠缠中邪者的鬼影般追随我们。”

“忘掉你的恐惧，杜里伯！我还不知道发现他一事会把我们领向何方。不过，如果我想得没错，这块石头能让我们扬帆驶向让你担忧至极的神秘之地。”

“对于命运女神安置在我俩路上的财富，即使它们属于一位拥有骇人的天赋和虚幻的隐形能力的死者，我也会感到满足。然而，如果你希望走遍世界完成他的任务，而冒险又像美女温柔的歌声般呼唤着我们，我是不会抛弃你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尽快去庞克敦修道院吧！”格林波大喊。

浓雾在前往修道院的路上散成细微的碎片，一片片如云朵般漂浮在树顶。一层层堆积于路面上的雪也没那么厚了，朝下通往山谷、两旁长满多刺灌木的狭窄小径因此变得好走多了。杜里伯的忧虑似乎随着浓雾一并消散，他跟格林波身旁前行，口中哼着唯有他平静而快乐的时候才哼的曲调。

从前，杜里伯在模仿老妇、朗诵诗歌和变魔术的时候，精湛的功夫简直和最有名的行吟诗人与街头卖艺者不相上下。然而，借着巧妙圆滑的言语、利落的双手和高超的剑术，他还是位独一无二的诈骗高手，更是拦截农民、旅人、商人、修士和贵族的强盗。一年前，当他在春日的庆典上认识格林波的时候，男孩正在姨夫费尔斯

通——绰号叫“牢骚鬼”——开在希格尔威的阴暗而恶臭的小酒馆里工作。杜里伯就在那里，为从全国各地来逍遥享受的客人表演拿手好戏。某个暴风雨之夜，他和一群粗心大意的工匠玩掷骰子游戏，骗了一大笔钱，不料被一位富有的牲口贩子认了出来——那天早晨，杜里伯刚在路口用剑威胁他，抢了他的钱财。商人给了格林波几枚铜板，要他寸步不离地盯着杜里伯，自己则前往希格尔威城墙通知领主的守卫逮捕他，想在清晨的市民广场吊死他。杜里伯虽然是个无赖之徒，格林波却向来觉得他友善而勇敢，一想到残酷的命运即将降临在他身上，就不禁心生怜悯，匆忙赶到酒馆通知杜里伯逃命，否则严厉的惩罚将等着他。

杜里伯一口喝尽整壶葡萄酒，用袖口擦擦嘴。

“流亡者的命运真凄惨！有没有另外一个出口，能让我在被伯爵的士兵当作肥猪割断喉咙之前逃走呢？”他朝格林波眨眨眼，问道。

男孩向他示意跟自己走。他们趁着格林波的姨夫不注意的时候，溜进布满蜘蛛网和酒桶的酒窖，来到酒馆的后院。格林波打开葡萄收获季节专门让双轮运货马车通行的栅门，请杜里伯稍等一会儿，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。接着他来到小马厩，“牢骚鬼”在里面关了一匹驾车的老马，他替马套上马衔，用一条破毯子做了个简单的鞍，最后用力拉缰绳，让老马勤快起来。

“我该怎么报答你慷慨的帮助呢？”杜里伯问，他准备从藏在紧身上衣底下的钱袋中掏出几枚硬币。

“带我一起走，”格林波哀求，“那位商人和我姨夫发现我欺骗了他们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打得遍体鳞伤。”

小偷杜里伯看着他，思索着该拿这个男孩怎么办。

“快上这匹老马，坐在我后面，”最后他这么喊，“在追我的那帮人发现踪迹前快逃吧。如果让他们逮住了，我们都会在黎明被吊死在树上。”

格林波宛如表演杂耍般矫捷地上马，难掩内心的喜悦。然后他们在倾盆大雨中，朝男孩母亲的家出发——她住在离希格尔威约一小时路程的欧贝纳特——准备在那儿过夜。

“你在姨夫家看来并不开心。”杜里伯说。此时雷声渐渐消逝，水平线那头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。

“他娶了我母亲的一位姐妹，是家族中唯一经济状况不错的人。两年前，我父亲死于天花，母亲把我送到他家，让我不至于饿死，还可以学习这一行。我们在欧贝纳特的乡村种不了什么，每年北方的寒风还会摧毁仅有的收成。我阿姨很亲切，但她丈夫费尔斯通真的很爱发牢骚。他整天不停地咒骂，有时拿我出气，羞辱我，对我拳打脚踢，还用鞭子抽我。”

“那你现在的打算是什么？”杜里伯凝视着自从离开希格尔威之后，始终笼罩着两人的黑暗。

“如果你同意，我可以当你的侍从。”

“土匪没有侍从。而且，我热爱孤独。你想想，我流浪的生活和你在姨夫酒馆里的日子相比，并没有好到哪里去。”

“至少你想去哪里，就去哪里！”

“我的自由总有一天会让我在某个悲惨的小乡村被吊死。我不能让你留在身边。”

“让我跟着你一段时间就好，直到我找到自己的方向。”男孩恳求他。

在漆黑的夜晚，又是坐在马上，他们无法看见彼此。杜里伯转身凝视男孩的双眼。

“你应该试试其他的路，而不是像我一样当个小偷。”

“我一直想成为骑士的侍从，学习使用武器和打仗。”

“人们在战争中互相残杀，却不太清楚原因何在。我劝你还是重新找一个目标吧。”

随后，两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杜里伯对这位救了自己一命